

學 生 國 學 叢 書

詩
經

經 天 綬 遇 註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

學 生 國 學 叢 書

廿 二 五

詩

編輯主幹

王 岫 廬
朱 經 農

經

選註者 繆天綬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學生國學叢書編例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，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帙，釋解紛繁，得失互見，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貫散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。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。略舉大凡：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、史部如史、漢、五代、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刊入；文辭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詩、歌則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均有單本，詞則多采五代、北宋，曲則擷取元、明大家傳奇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書選輯各篇，以足以表見其書，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學技術者爲準。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爲分段落，作句讀，以便省覽。

一、諸書均有注釋。古籍異釋紛如，則采其較長者。注釋刊載每頁之末，按檢至便。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，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諷誦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，本書概要，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一、編者識力有限，固陋在所難免。當世學人寵而教之，無不樂承。

例言

此本詩篇的選擇，務取其時的代表文字，和在文藝上有價值的爲標準。

關於意義難明瞭的地方，注中特爲申說，而詩旨亦約略表明之，以便初學。然讀者可自由解會，毋爲所域也。

詩中協韻處，參考顧炎武詩本音和戚學標毛詩證讀註出古音，以便讀時的和諧。

凡詩中關於古器物有可稽考者，都用圖樣表明，以助詮釋之不及。

詩經新序

解題

「詩經」這個名稱是後起的，在孔子以前祇叫做「詩」，並沒有「詩經」的名目。自從經過了孔子的一番鼓吹，那「詩」就加起冕來了！其實詩仍舊還是詩，什麼「經」「不經」是沒有相干的！莊子天運篇說：「孔子嘗謂老聃曰，丘治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樂、春秋六經，……」可見在秦漢以前便有這個尊稱了。

采詩的傳說

傳說周代設有采詩的官，那十五國詩都是采詩的官采集來的。據漢書藝文志說：「孟春之月，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，獻之

太師，比其音律，以聞於天子。一則行人好像是採訪員，太師好像是審查長，而採訪員出發的時候，乃是孟春元月。中國文化自北而南的，那時文化的中心區域，自然是在黃河流域；那時的采集地，當然也是中國北部的地方。試看，詩經上所列的十五國：周、召、王、豳是周室的王畿，在今陝西、甘肅、河南的一部；（內有湖北邊地一小部）邶、鄘、衛在今直隸舊大名府開州以西至河南的衛輝懷慶；鄭在今河南；齊在今山東；魏、唐在今山西；秦在今陝西；陳、檜在今河南；曹在今直隸山東。照這樣看來，完全是中國的北部，所以詩經簡直可說是我們中國二千餘年前北部的詩歌總集！

詩的作者

三百篇的作者，如今都已失傳了。在詩上可以找得出來的不過

二三個，小雅節南山說出是家父作的，巷伯說出是寺人孟子作的，崧高烝民說出是吉甫作的。再從尚書左傳以及漢人的書中，也可約略找出幾個來，如鴟鴞是周公做的，尚書載馳是許穆夫人做的，左傳常棣或說是周公做的，國語或說是召穆公做的，左傳已經沒有一定的斷語，其餘一概無從稽考，都是無名詩人的產物。這些無名詩人，據我們今日推想，大概不出這三種人：（一）詞臣（作樂詩的）（二）貴族詩人（三）民間詩人。

詩的篇數

詩現在共有三百零五篇，還有六篇笙詩——南陔白華黍稷采芣采芣采芣——相傳有聲而無辭的。這三百餘篇，分風雅頌三種。風有十五，共一百六十篇；周南十一篇，召南十四篇，邶十九篇，

鄘十篇，衛十篇，王十篇，鄭二十一篇，齊十一篇，魏七篇，唐十二篇，秦十篇，陳十篇，檜四篇，曹四篇，幽七篇，雅有大雅小雅，共一百零五篇；小雅七十四篇，大雅三十一篇。頌有周頌魯頌商頌：周頌三十一篇，魯頌四篇，商頌五篇。

從公元前第八世紀到前第六世紀，只有這些詩嗎？有人說：「司馬遷道，『古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，三百五篇。』是經孔子刪過，故止有這許多。」有人又說：「孔子自己說：『詩三百』，『誦詩三百』，孔子不應指自己所刪的說。並且書傳所引之詩，存在者多，亡佚者少，孔子所錄，不應十分去九。如其是刪過，像孔子這樣道學氣的，鄭衛一定要被他淘汰得許多，何以現在所存的淫詩，都沒有刪，所刪者是什麼詩？取可施於禮義，又

是何等說話？」從此斷定孔子沒有刪過，他並且說：「笙詩六篇是漢儒攆入的，除了商頌五篇，恰是三百，孔子自己說『詩三百』，此是指周詩無疑。孔子祇正樂，（論語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）沒有刪詩，刪詩是馬遷一人的話。」

照我想來，孔子這樣喜歡古玩，又是竭力提倡音樂的人，一定不肯動手刪詩的。他嘗說，鄭聲是淫的，還不肯輕易刪去，別的更不必說了。不過說孔子沒有刪是可以的，若說詩是祇有這許多，卻不見得可靠。極端派雖極力舉出佚詩佔很少數，但是詩有散佚，總可以斷定了。國語「正考父較商之名，頌十二篇於周太師，以那爲首。」鄭玄註道：「自考父至孔子，又亡其七篇，是正考父以前，頌之佚者已多。」大概時代愈遠則詩愈少，時代愈近則詩愈

多，成康以前的詩少，幽厲以後的詩多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曹孟德平定劉表的時候，得漢雅樂郎杜夔，還能够傳舊雅樂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。到魏明帝的時候，左延年所傳祇鹿鳴一篇了。至晉，連鹿鳴也絕響了。所以我說，在孔子的時候，所得的詩，恐怕祇有此數罷！

詩在春秋時代的流行

詩在春秋時代是很流行的，政治家外交家要用着牠，教育家學問家要用着牠，一般社會的人，也都借此以發抒其心中的蓄積。那時，可以自由活用，不一定拘着原來的意思。『素以爲絢兮』在教育家拿去應用，講到『禮後』去了。『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』是男女相愛戀的詩，在外交家拿去應用，作爲交換感情的表示了。

這是多麼的有趣呵！尤其是孔老夫子，他極力鼓吹詩的效用，時常對學生講詩。他說，詩在學人陶冶性情變化氣質上，很有絕大的力量。又說，不學詩，好像朝着牆站立的樣子，一步不能行；不學詩，不能折衝樽俎，不能辦理政治。詩在春秋時候算是極盛的時代了。於此有一疑問，詩何以能够有如此普遍的流行呢？朱彝尊道：「詩者，掌之王朝，頒之侯服，小學大學之所諷誦，冬夏之所教。」如此說來，詩簡直是那時國家學校裏用的教科書咧！

六義

詩大序說詩有六義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孔穎達道：「風、雅、頌者，詩篇之異體。賦、比、興者，詩文之異辭。賦、比、興是詩之作用，風、雅、頌乃詩之成形。用彼之事，是成此三事。」

風雅頌的解釋多得很，如詩大序所說：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……雅者，正也。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。政有大小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」他用了二十六字解釋一個『風』字，我們橫豎不明瞭『風』的意義。旋來旋去在字面上解釋，不切近詩的本身上去體會，所以弄得牛唇不對馬嘴！到了宋朝朱熹乃說：「風雅頌三者，是聲音上的差異，不是意義上的分別。風是鄉樂，雅是朝廷之樂，頌是宗廟之樂。」鄭樵又說：「風是出於土風，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，其言淺近重複，故謂之風。雅是出於朝廷士大夫，其言純厚典則，故謂之雅。頌之辭嚴，其聲有節，以示有所尊，故謂之頌。」他們的解釋比前雖稍稍有

些進步，總是側重着貴族的方面，詩的真正價值，還是沒有多大的發明。他們那裏知道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的作品，倒是平民文學的結晶，比起喬皇典麗的文章，還着實可寶貴呢！如今看來，風雅、頌的界限亦不見得十分嚴密，應該在風的，反在雅的裏頭，應該在大雅的，反在小雅的裏頭，也多得很！若不是原來的謬誤，至少是後來傳本的竄亂啦！

比、興、賦的意義容易明白，比較上興難了解一點。所以毛傳專注重這方面的說明——比也有幾處的解釋，賦是完全沒有了。簡言之，比是比擬的，興是寄興的，賦是直陳的。觸景生情，感物興懷，都是興的性質。困學紀聞載李仲蒙的解釋還清楚，今把牠抄在下面：『敘物以言情，謂之賦，情盡物也。索物以托情，謂之比，情附

物也。觸物以起情，謂之興，物動情也。」

傳統派與非傳統派

詩因爲諷誦在口中，不僅在竹帛上，所以沒有遭秦朝的火劫。漢興，易祇有田何，書祇有伏生，詩就有魯（申培）齊（轅固）韓（嬰）三家了。到平帝時候，毛（萇）詩又立學官，以後齊詩亡了，魯詩不能過江以東，韓詩亦無傳受的人，由是祇賸毛詩一家了。毛詩有序，述說詩中大意，謂之詩序。第一篇關雎的序文，統說全經的，叫做大序，其餘則稱小序。這大小序的作者，辨論不定，有說大序子夏作，小序子夏毛公合作；有說衛宏作；有說子夏創作，毛公及衛宏潤益；有說爲詩人所自製；有說小序爲國史之舊文，大序爲孔子作；有說毛傳初行，尙未有序，其後門人互相傳授，各記師說，爭

辨紛紛，迄今沒有結果，這且按下不說，單說傳統派與非傳統派的別異。

傳統派以序傳爲中心，信序宗毛的是傳統派，反此的是非傳統派。自從毛詩立學以後，鄭玄以大經師爲之作箋，可算是第一個宗毛的人。以後王肅說鄭有背毛的地方，作毛詩義駁等書以難鄭申毛，他雖是同鄭爲難，但確是一個宗毛者。再後唐孔穎達兼疏傳箋，則又是一個宗毛的了！這幾百年可算是傳統派統一的時代。大家都循着故轍走，把學術思想束縛得毫無生氣到了宋朝，就不耐煩起來了，一般學者都要自由研究，不拘守漢唐注疏，不輕從古說，由是疑詩序，疑毛傳，並從來所已信之六義等說也發生疑點。歐陽修是個先鋒，鄭樵是個後勁，程大昌可算更加激

烈的分子了！到朱熹作集傳，非傳統派就取傳統派的地位而代之了，元明兩代的詩學，都是集傳的天下！至清考據學大興，競尚古義，揭漢學的旗幟，排斥宋學的空疏，遵奉小序，專宗毛鄭。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，朱鶴齡作詩經通義，胡承珙作毛詩後箋，陳奂作毛詩傳疏，都始終効勞於序傳，則又爲傳統派復興的時代。

在詩本身上解詩

傳統派和非傳統派有一樣通病，好像是孟老先生遺傳下來的！孟先生憑空要說：「詩亡然後春秋作，」與人這個暗示，害得無數的經生都死在這句話的下面。春秋家解春秋字字有褒貶，他們說詩也篇篇有美刺。傳統派我們認爲不是了，非傳統派也不見得高明：關雎不過是賀新婚的詩，詩序偏說是「后妃之德……」